

吴昌硕

Wu Changshuo

紫都 苏德喜 / 编著

Editor/Zidu Su Dexi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ED & TRANSLATION PRES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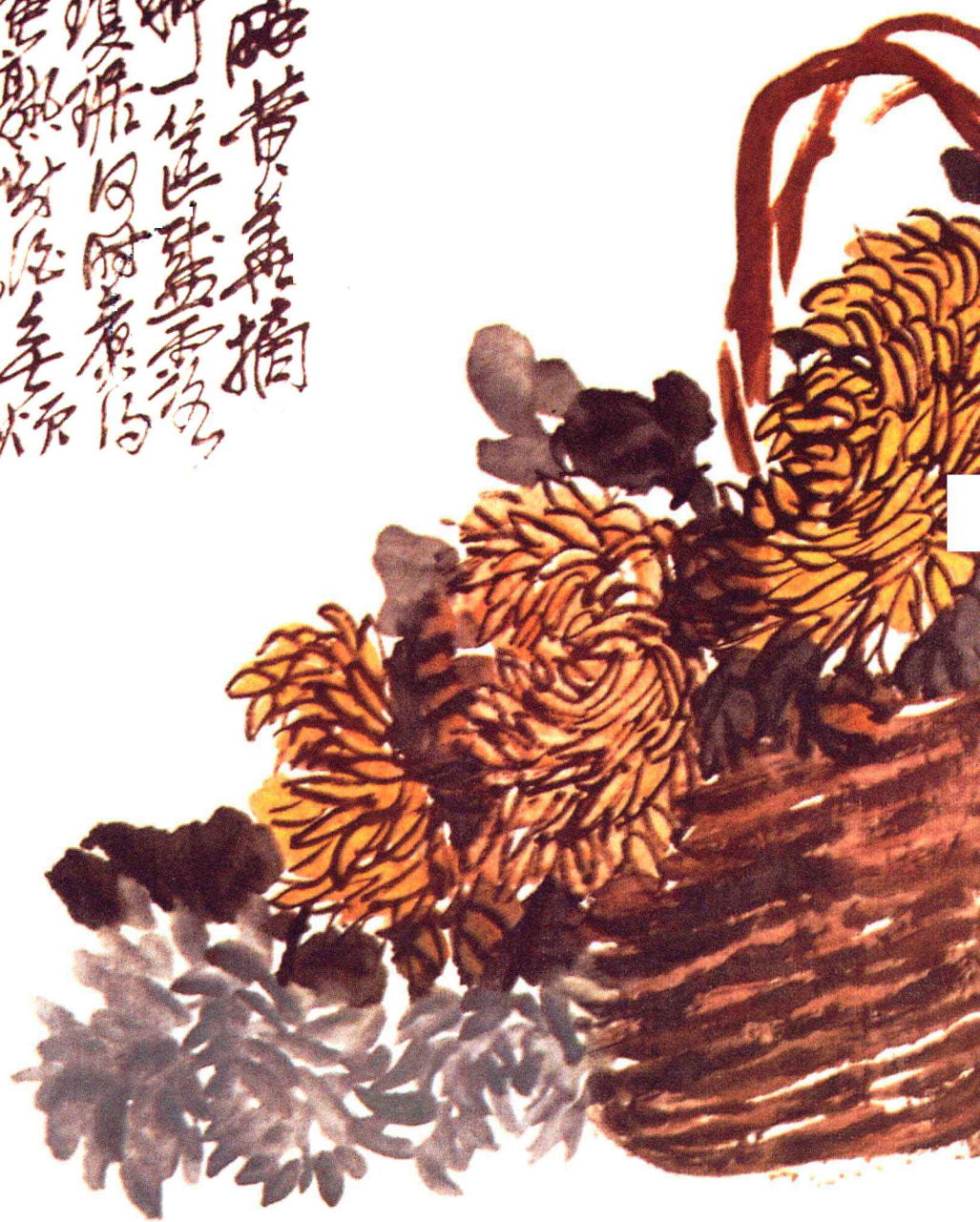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毛一世界一
毫一芥一芥
吾家破有
高時在元毫



無時黃菊摘
未稀一徑黃雲
勝瓊珠何處有
霜蟄熟時年
讀漢書
乙卯冬
吳昌碩





Wu Changshuo (1844-1927)

吳昌碩

紫都 苏德喜 编著
Editor/Zidu Su Dexi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目 录

一 老苍奋笔天地惊	2
——吴昌硕生平与艺术	
(一) 艺冠华夏，孰与争锋	
苦难的早期生涯	
游学时代 步入辉煌	
(二) 金石声高，气魄厚重	
印与诗 书法艺术	
绘画艺术	
二 吴昌硕题画诗	119
三 吴昌硕题跋	131
四 吴昌硕论艺	165
论画 论诗 论书 论印	
五 历代名家评吴昌硕	263
评画 评印 评诗书	
今人评吴昌硕	
六 吴昌硕逸闻录	375
吴昌硕年表	505
附录：本书图片索引	507



一 老苍奋笔天地惊

——书画大师吴昌硕生平与艺术

海上画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吴昌硕是个大器晚成的画家，他曾经自谦地说：“吾三十学诗，五十学画。”事实上，吴昌硕三十多岁就已经开始画梅、菊，只不过不轻易示人，那时他主要习诗、刻印、学书，自认为画并不成熟。

四十岁那年，吴昌硕在上海得朋友高邕之书荐认识了海上派大师任伯年，由于志趣相投，两人很快结为莫逆之交，在绘画方面经过任伯年的指点，他的绘画技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

吴昌硕向任伯年求教的时候，任伯年让吴昌硕先试着画一幅，吴昌硕谦虚地说：“我还没有正式学过，怎么能画呢？”任伯年说：“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，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。”于是吴昌硕拿起笔蘸上色墨随意画了几笔。任伯年见他落笔非凡，笔墨劲挺浑厚，不禁拍案叫绝，说：“你将来在画上一定会成名。”吴昌硕听了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不料任伯年认真地说：“即使从你现在的笔墨功夫看，已经胜过我了。”

后来吴昌硕果真凭借自己深厚的书法和篆刻功力，锐意进取，别开蹊径，终于在绘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

红梅图

1879年

轴 绢本 设色

纵95.2厘米

横47.6厘米

藏南京博物院





墨梅图 1879年 册页 纸本 墨笔 纵17厘米 横22.4厘米 藏西泠印社

（一）艺冠华夏，孰与争锋

1. 苦难的早期生涯

吴昌硕名俊、俊卿，初字香圃，中年后改字昌硕，亦署仓硕、苍石，别号缶庐、老缶、老苍、苦铁、大聋、石尊者、破荷亭长、芜青亭长、五湖印丐等。1844年9月12日（清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初一）出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（今属孝丰县管辖）。

吴昌硕曾祖名芳南，字涵芳，清国子监监生；祖父名渊，号目山，清嘉庆举人，曾任海盐教谕，又曾掌安吉县古桃书院院长；父名辛甲，字中宪，号如川，别号周史，清咸丰辛亥举人，虽名取知县，但不愿为



墨梅图 1879年 册页 纸本 墨笔 纵17厘米 横22.4厘米 藏西泠印社

官，耕读终其一生，平时喜吟咏及篆刻，著有《半日村诗稿》（未付梓）。

吴昌硕幼年时求知欲很旺盛，好学不辍。起初跟着父亲念书，后来去邻村的私塾就学，每天翻山越岭，来往十多里路，虽遇风雨亦不肯间断。除学习经史而外，他还特别喜爱研讨训诂之学。他性不好动，独好刻印。

吴昌硕在《西泠印社记》中这样叙述：“予少好篆刻，自少至老，与印不一日离，稍知其源流正变。”十几岁在私塾里念书时，书包里经常带着刻印工具，一遇空闲，就拿出来刻。塾师怕他耽误功课，总是加以阻止，但他还是背着塾师磨石奏刀，久而不倦。

昌硕的父亲喜爱篆刻，看到儿子也有这种爱好，非常高兴，但又担



冷香图

1880年 轴 纸本 墨笔
纵93.5厘米 横39.5厘米
藏朵云轩

心他没有恒心和毅力，可能半途而废，就试探说：“金石篆刻这门学问又深又广，必须下苦功才能有所成就。你有这样的决心吗？”昌硕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负父亲的期望。父亲非常高兴，就不时指点和教导他，于是，他对篆刻更感兴趣，“遂得门径，益乐此不疲”。他钻研篆刻数十年如一日，与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启发和鼓励是分不开的。

当时他家境贫寒，无力购置太多的印石，因此每次弄到石章，都视同珍宝，反反复复刻了又磨，磨了又刻，直到剩下薄薄的一片，没法握住时才肯罢休。找不到印石，他就把砖头瓦片之类拿来作为镌刻的材料。

没有印床，刻印时昌硕只能用手握着奏刀。工作久了，手腕酸软，两眼昏花，但他还是支撑着。有一次，一不小心，刻刀戳在左手无名指上，伤得很严重，可是

牡丹秋花可西

己丑六月并錄昌黎句

善鑑



性出於少年時的筆大都如此出於德配為
菱湖施氏其立情獨時常信手塗抹掃孺之
一取乎心與者以者之極墨滿淋漓不覺其視

殊鮮豔好故少年之筆
留存在特稀五十以後

學之出於心也

之於心性之合於心

之於魂筆出於心

之於名者多也

之於藝術者謂鏡印

第一石魏文第二

詩第三畫唐末

誠不誣也

甲申年書



菊花图

1864年 册页 纸本 设色 纵52厘米 横44.8厘米 藏吉林省博物馆

篱菊自黄图

1885年 轴 纸本 墨笔

纵75厘米 横23厘米

藏浙江省博物馆



他仍然每天坚持刻印，不肯间断。后来，创口虽然平复，但那个指甲却从此脱却，不再重生。

吴昌硕17岁时，聘妻章氏，尚未大婚，适逢太平天国运动，太平军直指浙江西部，很快攻占安吉、孝丰等地。章家送女至吴门避乱，不久，清军尾随太平军而来，广德、孝丰遂成战地。战乱中，章氏病歿，吴家仓促将其遗骸掩埋在门前桂花树下，举家仓皇远避，不久，“一家人被乱军冲散，先生只身流亡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只得替人做短工。管苞萝（玉米）、打杂差，长期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”，“由于当时山乡与外界隔绝，食盐成了极难得的宝物。他经常吃不到盐，以致浑身浮肿，四肢无力”（吴东迈《艺术大师吴昌硕》）。在逃难的三年中，他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，常以野果、山药、树皮、树根充饥。

直到同治三年（1864）中秋，吴昌硕才

墨梅图

1886年 轴 纸本 墨笔
纵103.9厘米 横24.8厘米
藏浙江省博物馆

从皖、鄂间回到故乡，结束了长达5年的流浪生涯。回到家乡，只见满目疮痍，村中萧索到了极点。兵乱前鄣吴村有四千余人，战乱之后生存者只二十五人，“骨肉剩零星，流离我心苦”（昌硕诗句）。

吴昌硕家人几乎全部死于战乱，长兄有宾早夭，昌硕行二，三弟祥卿流亡中死于疫病，幼妹歿于饥谨。昌硕19岁那年，其母万氏也于兵荒马乱中病故，到最后吴家十一口人仅剩下父亲与他两人。父子俩相依为命，开荒种地，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。

吴昌硕于耕作之余酷爱读书，但苦于家中藏书不多，因此便千方百计去找更多的书来读。为了借一部书，他往往步行数十里路也不以为苦。借到了书，就手抄笔录，反复研读，往往废寝忘食，有时甚至整部整卷的抄录下来。遇到疑难，必请教师友，绝不肯有半点含糊。由于书籍难得，他对之非常珍爱。直到晚年，他看到一些残编断简，也必设法加以收集和补订，慎重保存。

吴昌硕早年就极爱钻研与篆刻和书法有关的文字训诂之学，但是对于当时人们视为做官“敲门



荷花图

1886年 轴 纸本 墨笔

纵98.5厘米 横46.1厘米

藏浙江省博物馆



荷花图▷

1886年 册页 纸本 墨笔

纵47.7厘米 横34厘米

藏吉林省博物馆





牡丹水仙图

轴 纸本 设色

纵168厘米 横46.8厘米

藏故宫博物院

砖”的八股文，却不大感兴趣。

同治四年(1865)，安吉县补考庚申年(咸丰十年由于战乱未考)乡试，在学官一再催促之下，他勉强就试，结果中了秀才。此后，便绝意科举，潜心钻研金石篆刻。

同年，吴昌硕的父亲续娶夫人杨氏，一家人移居四十余里外的安城镇(今安吉县城)。他们寄寓在安城镇内桃花渡畔，寓所起名“篆云楼”，吴昌硕那仅堪容膝的书斋称“朴巢”。父子俩“赤手把长铲，种竹开茅堂”，将居所周围的一小片旷地垦荒成园，园中翠竹数竿，疏篁密筱，不事修饰，因而取名“芜园”。当年的芜园，蔬菜果粮、黄菊红梅以及青芜野草并杂其间，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。

在芜园，吴昌硕重新开始了边耕边读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他结交了一些对他早期的习艺之路颇多启益的师友，其中交谊最深，对他影响最大的，除了以诗文著称乡里的施旭臣外，